【史海钩沉】

束星北在齐鲁大学的读书与教书

□许志杰

束星北(1907—1983年),江苏江都(今扬州)人,著名物理学家。1925年秋,由位于杭州的之江大学转入齐鲁大学物理系,读大学本科二年级。1926年夏季肄业,之后不久自费赴美留学,再赴英国考入剑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读书,分别获得物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。1930年初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工作,学业及科学认知获得十足长进。1931年"九一八"事变后回国,先后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,浙江大学、暨南大学、交通大学任教。1948年齐鲁大学受战乱影响临时搬迁到杭州和福州办学,束星北与苏步青、王淦昌、陈建功、卢鹤绂等数名教授一起应邀到齐大上课,极大地解决了因动迁而出现的教师短缺问题,受到齐大师生们的热烈欢迎。

1925年秋季,18岁的束星北离开同是教会大学的之江大学,从老家江都来到济南,入读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物理系。那时交通非常不便,束星北先从家乡乘船到南京,再从长江北岸浦口乘坐津浦铁路火车到济南,路程需要一周的时间。当时的齐大在经过了1917年三校合一定址济南之后,学校进入平稳快速发展期,设有医学院、文理学院和神学院,师资配备齐整,校舍建设和实验室设备位列全国高校前茅,吸引了很多像束星北这样的全国各地学生求学。

束星北到校时,物理系主任是夏景文教授,另有李缵文、段仁德两位助教。所开设课程主要有力学、热学、电磁学、光学与声学,其中包含普通及高级物理如专修物理课程,学生程度相当及人数足额时,再添加与英美加大学一致的外文教学。对于夏景文和段仁德两位先生相关资料介绍不多,只知道夏景文拥有文学学士和理科学士两个学位,段仁德毕业于齐鲁大学。李缵文(1900—1977年),1921年东吴大学毕业后到齐大物理系任助教,后又改到医学院做生物化学助教,1977年在济南去世。仅此而已。

从齐鲁大学1925年秋季在校学生花名册看,与束星北同期入学的还有在文理学院社会历史系读书的张维华(1902—1987年)。两位文理学院的同学,虽然1926年之后因为束星北出国深造未能完成齐大学业,但在1948年齐鲁大学因避战事暂迁杭州办学时,他们再次牵手为危难中求生存的母校出谋划策,渡过重重难关。他们从学生变成教师,后来他俩又一起成为山东大学的教授,织就一段流传甚广的学林佳话。

束星北从美国回来之后,进入浙江大学工作。1948年7月,为避战事,齐鲁大学一部分师生南迁,医学院本科到福州苍前山协和神学院及福州市南门协和医院开课。文、理学院以及医学院预科原本要迁入杭州之江大学校内,没有谈妥,只好寄居杭州云栖寺,以此作为临时校舍办学。当年跟随齐大南迁杭州的理学院物理系学生苗永明回忆:云栖寺离市区较远,风景秀丽、气候宜人。在盛产绿茶的梅家坞村头,有一条砖石砌成的仅容一辆货车通行的山路,路段两边是碗口粗的竹子,拔地而起,郁郁葱葱,遮天蔽日,加之流水潺潺,犹如仙境。山路蜿蜒而上,曲曲折折,峰回路转,曲径通幽,尽头豁然开朗,乃著名古刹云栖寺也。这就是我们当时生活学习的地方。经苗永明这么一说,云栖寺是个不错的地方。

当然最让同学们难以忘怀的是云栖寺办学期间,理学院请来了诸多大师级名师任教,铸成齐大虽流亡却辉煌的一段奇特的办学经历。为此做出卓越贡献的就有束星北。

闻听母校流落杭州云栖寺办学的消息,束星北十分惊讶、遗憾却又很是高兴。惊讶的是齐大师生怎么从遥远的济南,冒着枪林弹雨来到杭州的。遗憾的是齐大在济南的校园建设得那么漂亮可人,这一走不知何时归去,恐遭战事破坏。高兴的是自己又能和母校的老师同学在一个城市相处了,尽管自己读书时的老师、同学来得不多,但是他与张维华取得了联系。原来,张维华1928年夏季在齐大毕业后留校工作,三年后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,1933年毕业回齐大任教。又在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编辑《禹贡》半月刊,在齐大迁校成都办学时跟随顾颉刚在齐大国学研究所做研究教学,其间曾短暂离开,1948年齐大文理学院杭州办学,他再次回到母校。在云栖寺束星北与张维华相见,22年离别,张维华转了一大圈,最后回到了母校。束星北回国后一度脱下长袍,弃教从军,1945年春,研制成功中国首台雷达机,被称为"中国雷达之父"。他还于当年做了《原子弹理论学术报告》,震惊海内外学术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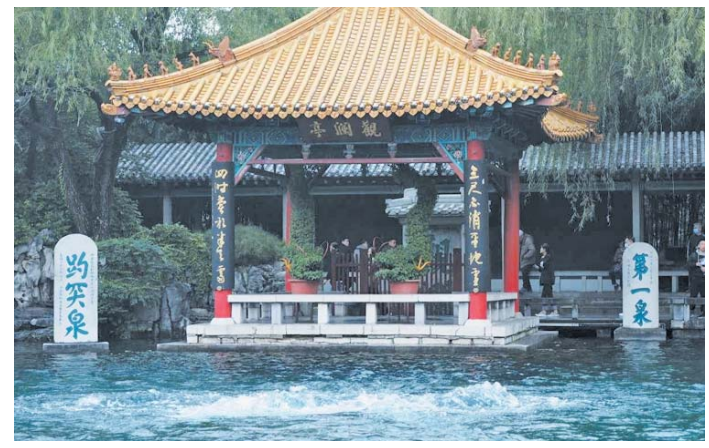
云栖寺风景再好也只能算个好寺庙,绝不是办大学搞科研的长久之地,况且从济南搬迁而来,缺这少那,学校师生的教学与生活都非常艰难。因路途遥远等条件限制,很多在济南的教师未能到达杭州,造成教师奇缺,这是困扰当时办学的第一大难题。坐落在杭州的浙江大学虽然在校长竺可桢的领导下,教学科研取得骄人成绩,但是,随着国民政府摇摇欲坠的紧迫形势,当时浙江大学开始人心涣散,特别是办学经费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窘相。齐鲁大学属私立性质,又有欧美各个教会组织相助,办学经费虽然不是多宽裕,但至少可以保证定期支付教职员工的工资。经过校长同意,由张维华与束星北疏通工作,把浙江大学的著名教授短期聘请到齐大教课。他们有著名数学家苏步青、陈建功,1934年到1936年曾经执教山东大学物理系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,以及卢鹤绂、束星北等数位浙大理学院教授,他们都成了齐大在云栖寺办学的主力军。这是一件惠及双方的大好事,齐大的教师短缺得到大大缓解,而且请来的都是大名鼎鼎的大师级教师,学生直呼过瘾。各位教授也因此获得应有的报酬,解决了养家糊口的燃眉之急。在当时万不得已的非常条件下,可谓两全其美。另外,齐大学生如果需要做实验,在缴纳少量使用费之后,随浙大的学生一起跟着老师上实验课。这是一种以长补短,对双方有益,能够解决两方问题的良好途径。

当时的学生,多少年之后回忆起那段大师云集齐鲁大学的日子,仍念念不忘,兴奋不已。苗永明回忆:"我有幸做了他们的学生,记得陈建功先生为我们开设了复变函数论课。"他还说:"束(束星北)是齐大校友,曾在齐大物理系读过一年(两年)。他前额宽大,面色殷红,气宇轩昂,个性刚直,声如洪钟。为了抗战,他弃教从军,研制成功雷达后,又回浙大任教。他与当时已经是著名物理学者的王淦昌教授私交甚笃,在同学中流传着束对王说'诺贝尔物理奖应该属于你'的故事。"卢鹤绂也是大名鼎鼎,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,第二年他便发表了论文《从原子能到原子弹》,轰动一时。他与王淦昌、束星北被誉为当时中国原子弹研究三人组合。

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在云栖寺办学近一年的时间,济南解放后,在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,学校于1949年10月全部回到美丽的齐大济南校园,并很快走上教学、科研正轨。送走母校师生,束星北留在浙大继续自己的教书生涯,张维华担任齐鲁大学历史系教授。无巧不成书,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,齐鲁大学整建制被解散,医学院独立为山东医学院,文科主要分配至山东大学,理科中的物理、化学两系到山东师范学院。张维华到了山大历史系任教,而束星北随着院系调整也到了山东大学物理系。当年共同求学齐鲁大学文理学院,今又一起成为山东大学教授,两位齐大同学在各自的教学与研究领域成绩斐然。为山东大学增光添彩,更是他们母校齐鲁大学的荣耀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内山完造先生看泉城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周青先 摄

□孙南邨

济南多泉,誉称"泉城"。我自小至年过花甲,长期在家乡做事,少有出门在外的时候,要说外出到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泉城,约莫着说不少于三十次。到泉城是为了办事情,只有一次是闲游,也没能专一访泉。我所看到的泉城之泉,若不算趵突泉的泉群,也就不过七八处。对泉城之泉的美好印象多是从书上得来,老残、知堂、老舍、张中行诸先生都到过泉城。前些日子读一本外国人写的书,使我对泉城之美的认知范围又有扩大,由国内"第一"走向了"天下第一"。

这个外国人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,先生去世前一天最后动笔写的一封短信就是给他的,说到这里许多人都知道——就是内山完造。内山完造先生写有一本名为《花甲录》的书,我购此书,原想看看他们两人的交往及当时中国的社会世相,实际上书中记述鲁迅先生的内容并不多,却意外看到了有关家乡省府济南的事,当然离不开泉。看到此事我异常高兴,顺便在网上查了一下内山先生与济南的信息,却没有找到。几个月过去了,我整理书籍看到《花甲录》时又想到此事,上网再查还是不见有人提及,或许此事已收入有关介绍泉城的书籍中,只是没有在网上传播。

据内山先生在《花甲录》中说,1942年(昭和十七年)"从东京回来的途中,我决定绕道,以朝鲜-北京-济南-南京作为路线"。自北京南行,"翌日抵达济南。承蒙堂西商工会所秘书长亲自出迎,我在该会所住了一宿。其间也做了一场漫谈,并得以游览诸名胜。济南作为'水都',是中国第一:不仅趵突泉和黑虎泉确为天下第一品,大明湖水之清冽是在日本见不到的。鸭川的水跟济南的水没法比,那简直是下水之水。所谓'天下第一泉'非济南的莫属,五十万人的饮用水都来自这天然之水,真不得了。"内山先生到过中国许多地方,在书中他把济南作为"水都",称作"中国第一",把趵突泉和黑虎泉称为"天下第一品",当说到大明湖水的清冽,把济南的水与其家乡京都的鸭川相比时,则直呼"'天下第一泉'非济南的莫属",这定是有其见解的。

我第一次访趵突泉时,看泉池观澜亭旁有两方石碑,南是"趵突泉",北是"第一泉",曾想过何以不在"第一泉"上加添"天下"二字?是了,不加添,这才是大家风范!现今以"天下第一"自诩者甚多,且多是自吹自擂的欺人之语,经不起推敲。此"第一泉"在泉城当之无愧,在国内、在世界上呢?正如济南之泉美不美,还是让天下人评说吧。这不,内山先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,他可是发自内心的,既不图名,又不图利,不带任何偏见。

内山先生在书中接着说:"趵突泉在泉池中'咕嘟、咕嘟'地向上喷涌着直径三尺左右的大水柱,好不壮观!黑虎泉则是三只虎头排开,泉水从每只虎头的嘴里涌出,其规模仅次于趵突泉。"两年后他谈及水时,又一次忆起济南的泉水:"日本以青山秀水自况,清澄的河川也确实多(其实,中国的夏季与冬季不同,也不乏即使在日本也少见的清泉,譬如山东省济南府的趵突泉、黑虎泉等)。"可见内山先生对济南的泉水印象至深。

泉城之泉,自古名冠天下。宋代曾巩于济南任齐州知州时有言:"齐多甘泉,冠于天下。"元代于钦说:"济南山水甲齐鲁,泉甲天下。盖他郡有泉一、二数,此独以百计。涛喷珠跃,金霏碧渟,韵琴筑而味肪醴,不殚品状。"那时所谓"天下",多说的是小天下,如唐代是李家天下,宋代是赵家天下,喻意为中国大地,而内山先生所言"天下"则是大天下了,即今全世界之意。

于钦在《齐乘》中说济南有泉"以百计",他还录下了金代济南《名泉碑》所记七十二泉。于先生对《明泉碑》记泉有点意见:"然远至中官、灵岩诸泉具载,而华不注之华泉、明水镇之净明泉,皆失不取,况其名亦未甚雅称,盖残金俗笔。"于先生所言有理,作为《名泉碑》失收当地名泉是不应该的。清道光《济南府志》记载,自趵突泉始,至七十三泉终,济南有泉150处之多,各有其名。为何现今仍言济南七十二名泉呢?或许是取"孔子弟子三千,贤者七十二"之意,概言其最为有名者吧。

内山先生所言的趵突泉、黑虎泉我都观赏过。20世纪80年代初到泉城,还曾与一位同事在漱玉泉前花钱留个影;又过些年后,我们几人在黑虎泉边高台之上晚餐畅饮,欣赏泉城夜色,至今想来仍以为乐事。前些年,我在泉城也曾见到有的泉仅存其石牌泉名,因全无可赏之处而为之叹息。三年前,我骑单车经过泉城,虽然住了两宿,还是来不及专访各泉,可是在一条巷子里遇到的双忠泉,已与前些年所见大不一样,有"泉文化"可观了。当年泉城之泉给内山完造先生留下极其美好的印象,现今这些泉又可以观赏了!

写此小文之时,恰在《齐鲁晚报》上看到近来济南七十二名泉全部喷涌,趵突泉水位创56年来最高等报道,真是一大喜讯,内山先生若在天堂得闻此事,我想他也会为之高兴的。

投稿邮箱:
qlwbrwql@163.com